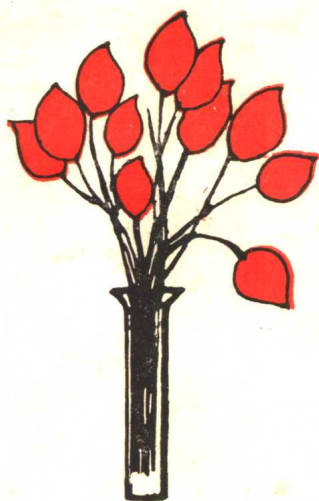


嚶嚶集

《联合时报》编辑部选编

学林出版社



嚶 嚶 集

《联合时报》编辑部选编

学林出版社

特约编辑 王 璠
封面设计 应 黎 彦

明 报 社

《联合时报》编辑部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第二彩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26,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510-243-0/I·80 定价 1.95 元

序

赵超构

辑录在这本集子里的是从1984年到1988年发表于《联合时报》(包括其前身《上海政协报》)上的短文章共100篇。

很难用几句话概括这些文章的内容和性质。它有点杂文味,但不纯是杂文;它注重说理,但又不是一般记者写的评论。它不拘一格,每篇文章都有所指,力求面对现实,力求触动时代的脉搏,力求言之有物,力求少一些教条味和八股调,力求于改革、决策方面有所补益。

这100篇文章有这么一些特点:文章的作者都是十分关心政治的,他们很敏锐地感触到社会上新出现的问题,他们强烈地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敢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贡献出来,以供执政者、决策者的考虑。因此,本书可以作为一种议政录来看。它或者针砭时弊,或者纵议国策,或者协调关系,有时是思想分析,有时是生活杂感。所陈述的意见不尽相同,音调可高可低,但是总起来却成为和谐的合奏。

还可以说一说的,这些文章的作者,多数是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各有其所专,各有其联系影响的点和面。他们所接触的实际,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他们分析事物的角度,各有其独到之处。把这些独到之处的意见反馈给有关方面,这正是一种生动的对话。亲切的协商和民主的监督。因此这

并是一本普通的言论选集，这是一本肝胆相照的放言录。

我们还记得，在抗日战争的年月里，周恩来同志曾建议大家要“勤学习，勤工作，勤交朋友”；在前几年，邓颖超同志又向我们提出“广交朋友，自我教育”的要求。我们的《联合时报》一向是很重视以文会友的。我们当然不是为了交友而交友；我们是为了深化改革、建设祖国这一伟大事业而勤交朋友，广交朋友。我们交友，为的是共战困难，同享欢乐，我们的交友之道不应是点头哈腰、花言巧语以互相取悦，而应当是正直的，诚实的，有胆有识的。我们希望这本《嘤嚶集》能够让读者感到这种爱人以德、同气相求的高尚友情。

目 录

序·····	赵超构 (1)
广交朋友好·····	赵家璧 (1)
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	楚云飞 (3)
“造粪的机器”辩·····	姚 奔 (5)
流派要奔流向前·····	陶 雄 (7)
说真话的自由·····	周修睦 (9)
雪中“挖”炭考·····	林 帆 (11)
领导讲话要慎重·····	方学武 (13)
闻风而“闻”·····	傅 骏 (14)
通俗不等于庸俗·····	赵清阁 (16)
何不多些“微服出访”·····	许 诚 (18)
文章并未过时·····	秦绿枝 (20)
闲话外汇券·····	拾 风 (22)
拍“苍蝇”与打“老虎”·····	谈家桢 (24)
关于孩子和老人·····	柯 灵 (25)
不是个唱腔问题·····	尚 丁 (28)
何时弊绝风清·····	诸尚一 (30)
关于王蒙当部长的议论·····	方 文 (32)
只因来了个电话·····	方 文 (34)
这根棍子好·····	拾 风 (35)
何必要“奠基仪式”·····	金 宇 (37)
“窝里斗”与“凝聚力”·····	晓 愚 (38)

说“眉”.....	尚 丁 (40)
集思广益 择善而从.....	进 文 (42)
治一下“赶场子”的顽症.....	徐 磊 (43)
对某些作家心态的剖析.....	斯 人 (45)
“繁”而待“荣”.....	江曾培 (47)
公民意识与基础教育.....	谈家桢 (48)
“马前卒”与“孺子牛”.....	唯 实 (49)
人民代表的手.....	姚 奔 (50)
续谱“肝胆篇”.....	庄炳良 (52)
“巡边员”的旗.....	徐铸成 (54)
精官强兵议.....	赵宪初 (55)
历史将继续审判他们.....	黄安国 (56)
加码.....	何满子 (58)
听听企业家的呼吁.....	冯英子 (60)
欣闻将军拍案起.....	凌 河 (62)
小言詹詹(两则).....	秦瘦鸥 (64)
嘤嘤求友.....	赵超构 (66)
多作探索 慢下结论.....	晓 思 (67)
“三道”与“四有”.....	唯 实 (68)
三点“试问”.....	叶 元 (69)
“王麻子”与正统观念.....	晓 思 (70)
等待什么.....	黄安国 (71)
为何“正业”不抓抓“业余”.....	顾晓鸣 (73)
将军俑头与聋子耳朵.....	晓 思 (75)
谈开“放”.....	徐铸成 (76)
紧迫感与自信力.....	宗福先 (77)
从“食少肉”想到“无粮不稳”.....	诸尚一 (79)

不要这样的“裁判员”.....	斯 人 (81)
中学不妨自己培养教师.....	段力佩 (83)
平均数的“破译”.....	马 文 (84)
“大事”记.....	叶 久 (86)
“精兵简政”是场革命.....	冯之浚 (88)
建立人民申诉制度非常必要.....	郭秀珍 (90)
伯乐命运的沉浮.....	陆 煥 (91)
“上情下达”和保密制度.....	叶 元 (93)
桥啊桥!	冯英子 (95)
为何没有协商关系?	徐 磊 (97)
请历史来回答.....	虞 丹 (100)
民主监督应法律化.....	陈铭珊 (102)
无趣的趣闻.....	宗福先 (104)
向中国“大王”们求教.....	劳有林 (106)
浪费与决策.....	俞云波 (108)
“对话”要容错话.....	邓伟志 (110)
为啥不让中国作家来写.....	许锦根 (111)
人需要有善心.....	应国靖 (113)
“学术自由”与“管理民主”.....	刘 吉 (115)
有奶便是娘.....	罗竹风 (116)
文化市场后面的手.....	顾晓鸣 (118)
代沟辩.....	周原冰 (120)
值得深思的“无知”.....	凌 河 (122)
“忧国”必须“忧教”.....	郝铭鉴 (124)
再议对话.....	孔令朋 (126)
狗官赞.....	萧 铮 (128)
出台与上台.....	修 远 (130)

这样的代表合格吗·····	一 丁	(132)
眉毛、政党意识及其他·····	尚 丁	(134)
怪哉，拍卖“封顶”·····	诸尚一	(136)
“创收”得失谈·····	夏高阳	(138)
奸商给我们上课了·····	赵超构	(140)
仅仅两头在外，行吗？·····	巢 峰	(142)
请勿“敲一记”·····	王若望	(144)
真假之间·····	吴基民	(146)
从香港前总警司判刑说起·····	知 行	(148)
“杯”“奖”回旋曲·····	戴逸如	(150)
为····· 讳·····	凌 河	(152)
谜与谜底·····	舒 生	(154)
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	江 博	(156)
说吃·····	赵丽宏	(158)
人民广场的规划与“蚕食”·····	顾晓鸣	(160)
比较·借鉴·开拓·····	瞿世镜	(162)
老猫与小猫·····	江曾培	(165)
放开不放任·····	赵宪初	(167)
请睁了眼写·····	舒 生	(169)
选美风波及其他无风波·····	何满子	(171)
孙权决策与“三拍”作风·····	端 文	(173)
“四菜一汤”之奥妙·····	拾 风	(175)
“太子”与“太子”的“上头”·····	诸尚一	(177)
劝君多看《马鲁他》·····	冯英子	(179)
谈吹嘘·····	宗福先	(181)
编后记·····	王 昀	(183)

广交朋友好

赵 家 璧

在早已熟悉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方针后，加上“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新词，不但内容上增添了全新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党外知识分子来说，在感情上，也与党的关系靠近了一大步。最近，邓颖超同志说的五句话中，“广交朋友”这一句，更进一步扣动了我们的心弦，成为这一时期大家谈论的热门题。这本来是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隔了很长的时间，现在又被正式提出来了。

记得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文艺界的30年代，我因工作关系，接触过很多位地下党作家。那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尽量把有益的精神粮食送到万千读者的手中去。双方赤诚相见，平等对待，其中几位从此和我交上了朋友，直到今天。

1957年刮来的一阵狂风，我才认识到我不能要求今天的党员领导也像过去的地下党员那样和我交上朋友，因为客观形势确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想，除了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以及党与非党关系之外，彼此之间，是否同样可以建立些正常的友谊呢？这种互相敬而远之的结果，在我的心里逐渐产生了一种自卑感和作客思想，终于不想再有所作了。

但我发现，在党员领导中也有想和我交朋友的，却没有好结果。1954年后，有位党员领导对出版工作和我具有共同的理

想，平时共同的语言也很多，感情上也比较接近，但反右后期他挨了批，调了职。具体原因不知道，据说思想右倾是主要的，我总感到对他，扪心有愧。反右后，我调入另一单位，一位党员领导从爱护帮助出发，经常找我谈话，他那种严肃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1962年秋，我去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前夕，为了辞行，我第一次上他家去。他高高兴兴地买了两瓶啤酒，装了两小碟下酒菜，与我开怀畅饮，大聊家常。我才发现他确实也是位可交的朋友。“文革”期间，造反派把我交代的这件小事（我实在没有其他可交代的）上纲上线，对他大会批小会斗，说他“丧失了阶级立场”。这两件事，说明刮着可怕的“左”倾风的那些年月，把党员领导和我们分隔开来，与党外人士交朋友即会招来麻烦和灾难，当然避之唯恐不及了。

今天，拨乱反正，统战工作已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过去同甘苦共患难的日子，已为我们双方打下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上的基础。这个“广交朋友”的新号召，势必会把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恢复到过去已有的水平。广交朋友就是好！在最近一两年的生活和工作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而且正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但我认为要真正做到广交朋友，首要的一件事，还在如何把知识分子分子政策及早地落到实处！

(1984.8.15)

作者系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国出版家协会副主席

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

楚 云 飞

写小说，拍电影，讲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凡是耐人寻味的上乘之作，都具有这个特色。现在，这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创作原则，也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得到了体现。这是令人兴奋的。

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将近六年。在这六年中，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确实出人意料：六年前，尽管“四人帮”已被粉碎，却还在“两个凡是”的歧路上徘徊。那时谁能料到，我国这个经受多年“左”害折磨，特别是经受“文化大革命”摧残的国家，会出现今天这样生动活泼的局面呢？

然而，我国今天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又是在情理之中。这个情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正由于有了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才带来了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意料之外的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每年都要力竭声嘶地叫喊：“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但由于这帮家伙搞的那一套完全悖于情理，因而形势总是越来越坏，并且在人们的意料中。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辩证法：凡是情理之中的，也就是合乎情理的，必然会取得意料之外的收获或效果。凡是在情理之外的，也就是不合乎情理的，其失败也必然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艺术创作如此，政治经济

生活也如此。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构画了一幅全面改革的蓝图。这是一个合乎我国国情、合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文件。在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文件指导下，只要坚持下去，不稍懈怠，我国全面改革定可大见成效。而且，按照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逻辑，还将不断得到意料之外的收获，就像过去六年中我们已经取得许多出乎意料的收获那样。按照现在这个发展势头，作这样的预测，当不为过。

(1984.11)

作者原名吴云溥，系上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上海滩》杂志主编

“造粪的机器”辩

姚 奔

两年前有一家工厂的厂长骂一位工程师“你算什么东西”，曾经上过报，受到谴责；无独有偶，最近又有上海利群医院的前院长兼支部书记梅某辱骂一位医师为“造粪的机器”。“机器”当然也是东西，不过“造粪的机器”比“东西”更加具体化罢了。但不知这位辱骂别人为“造粪的机器”的院长想没想到他自己，如果你不“造粪”，光吃不拉，还能活得下去吗？问题是那位医师除了“造粪”外，还具备医学知识和技术，能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而你呢？骂人自然算不上什么本事。试问如果没有具备专业知识的医师、护士、药剂师等，就凭你那套骂人“本领”能开办医院么？

要让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化为广大干部的自觉行动，看来还要花很大力气。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阻力自是“左”的思想作怪，特别是一些旧的传统观念，至今仍为一些人认作金科玉律，用来要求知识分子。如知识分子穿得好一些，生活过得舒适一些，就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又如习惯于单独关在房间里做实验、看书、研究问题，就被认为脱离群众，走“白专道路”等等。只有摆脱一些过时的对知识分子不适当的要求，驱除偏见，正视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才能认识到知识分子决不是“造粪的机器”。当然也有一些干部本人就是知识分子，他纯粹出于自私狭隘，妒贤嫉能，也会歧视知识分子。

而且他们歧视打击起知识分子来。手法更加隐蔽和“高明”。这就需要我们对症下药，对他们进行帮助，必要时还要进行斗争，才能迎着改革的潮头，阔步前进！

(1984.11.15)

作者系《英汉大辞典》编委、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编审

流派要奔流向前

陶 雄

我酷爱梅兰芳的声腔艺术，但对有些梅门弟子专心“描红”，却不敢多所恭维；我醉心周信芳的传神表演，却对某些熬哑嗓子的麒派高足不无遗憾。道理很简单，模拟不能代替创造。

大师达到艺术高峰，从者如云，形成流派，影响日益扩大，是好事。但流派必须要流，形成派就止流不前，那就难免每况愈下，士伐不如一代，终至烟消云散，消弭于无形。

京剧第一代的大师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各具特色，都形成了流派。但这三派，有的流传下来，生生不息，有的却不久就成了绝响。并非流派大师的艺术本身有所轩轻，关键在于其传人有无创造性。程长庚的传人，主要有三：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但三人的艺术特色大不相同，他们既传了程的衣钵，又多所创造，分别开辟了自己的艺术道路。谭鑫培不仅继承了程，而且融合了余（三胜），发挥了两大派的优长，“熔徽汉于一炉”，形成新一代的宗匠、大师，把京剧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谭而后，须生名家群起，余叔岩、马连良、高庆奎、言菊朋等人，几乎无一不宗谭，但都有自己独特的造诣，各有很大的创造性，各具互不相同的艺术风格。一时间，流派纷呈，百花争妍，出现了一派大好局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谈继承流派，主要只着眼于模拟

大师的一腔一调、一招一式，力求肖似，而把在师承大师艺术方法的基础上再创新路子的首要任务抛诸脑后了。杨宝森从本身音区较窄的条件出发，发展了余(叔岩)派声乐艺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唱法，韵味醇厚，名重一时；可惜学杨的后来者却止流停步，不再滚滚向前了。

当然，流派大师达到了时代的高峰，要想逾越，是不那么容易的。但高峰不是顶峰。问题是崇山峻岭当前，我们有没有攀登的雄心、跋涉的勇气。我们需要新的大师，新的流派，就必须敢闯、敢创，师承前人而又超越前人，决不以模拟毕肖为满足。于此，裘盛戎、赵燕侠辈是值得尊崇和借鉴的。

作者系民盟市委顾问、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副秘书长

作者系民盟市委顾问、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副秘书长

作者系民盟市委顾问、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副秘书长

作者系民盟市委顾问、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副秘书长